

“对。尸体旁边扔了一辆脚踏车，上面的指纹和遇害者的吻合。”

“指纹？不是被烧毁了吗？”草薙点点头。

“所以这是在查明死者身份后才确认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从被害人凭居的出租旅馆房间采到的指纹完全吻合。慢着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说，光凭这样就算能证明出租旅馆的房客用过脚踏车，也不见得就是死者本人吧？因为出租旅馆的房客或许才是凶手，是那家伙用的脚踏车，也不见得就是死者本人吧？因为出租旅馆的房客或许才是凶手，是那家伙用的脚踏车。问题是，我们也比对过房间掉落的毛发，和尸体完全吻合。顺便告诉你，连DNA鉴定也做了。”

草薙这连珠炮般的说词令汤川露出苦笑。

“这年头，没人会以为警方会在确认身份时出错。撇开这个不说，使用脚踏车这点倒是耐人寻味，被害者是把脚踏车放在条崎车站吗？”

“不，说到这个啊——”

草薙把脚踏车的失窃经过告诉汤川。

汤川睁大了金框眼镜后面的双眼。

“这么说来，被害者为了前往命案现场，不坐公车或计程车，却特地从车站偷了一辆脚踏车？”

“应该是这样。根据调查，死者目前失业，身上没什么钱，大概连公车钱都舍不得花吧。”

汤川无法释然地交抱双臂，呼出一口大气。

“算了。总而言之，姑且假设A和死者就是这样在现场碰面。你继续往下说。”